

日本文学丛书

叶山嘉树

黑岛传治

小说选



Z315.4
103

015943

李 芒 包 容 译
叶 山 嘉 树
黑 岛 传 治
小 说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文洁若
封面设计：柳泉

叶山嘉树 黑岛传治小说选
Yeshanjiashu Heidaochuanzhi
Xiaoshuo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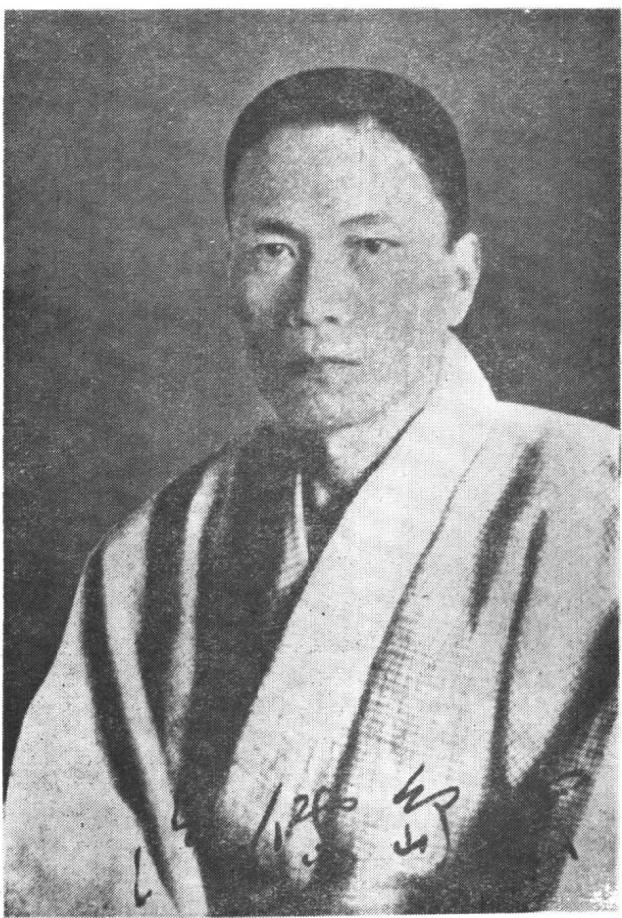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3,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2 插页3

1986年6月北京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书号 10019·3961 定价 2.50 元



黒島 伝治



叶山嘉树

译 本 序

你不要歌唱轻风的絮语，
不要歌唱女人的发香……
你要歌唱那受到打击就发出的反抗，
歌唱从屈辱的心底涌起的刚强。

——中野重治：《歌》

文学要以歌颂刚强勇敢的精神为主题，生动地刻划反抗者的痛苦生活和由此产生的革命行动，塑造受压迫、受折磨的劳动人民的形象，除了挣扎在痛苦深渊的人们及其同情者以外，历来是难以受到一般读者欢迎的。这种文学作品，总不如描写“轻风的絮语”和“女人的发香”那么温存，那么富有“诗意”和“魅力”。因此，它要在一般文坛争得一席地位，就需要比之一般的各种文学具有更加突出的特色，必须更深刻、更生动地反映社会的本质问题，用较强的艺术力量抓住读者的心灵。

在并不算长的世界革命文学的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这样的作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高尔基的《母亲》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就是这种革命文学里程碑式的杰作。在日本，这类作品则是由叶山嘉树（1894—1947）的杰作《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开辟了新生面的。

这篇纪念碑式的名著，以往返于北海道室兰和横滨的运煤

航船为舞台，展现一场水手和船长之间的斗争。水手在船上一度取得胜利，下船后斗争的领导人横遭逮捕。

我国清代诗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这段话阐述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指出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然后再从生活里站出来，冷静地进行观察思索，才能做到既有生气而又有高尚的格调和情趣。

叶山嘉树二十四岁时，一度入早稻田大学高等班的预科文科，只读了九个月就因经常旷课而被开除。从此，他“一贫如洗，便下定决心干脆投入放荡生活”，变卖一切，“混迹于当时的海员宿舍”，“后作为见习水手搭上加尔各答航线的运货轮船”。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以三等水手的身份投身室兰横滨航线的运煤船。“船长是个强权分子，使我在劳动中尝尽苦辛”。“罢工取得胜利，但在下次航海中左足负伤，遂以怠慢职务名义，被迫‘同意下船’”。^①这两段海员生活，就是《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题材的源泉。这篇作品的很多细节描写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若非有过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单靠调查了解，是无法做到的。

看来，叶山对于海上劳动者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船长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彻底地“入乎其内”，深有体会。“故能写之”，自不必说。当他由于参加或协助各类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或者同日本共产党采取某种共同行动，而被关进监狱以后，他既对

^① 《叶山嘉树年谱》，《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三十八卷，筑摩书房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二二页。

同社会隔绝的狱中生活“入乎其内”，并能在这新的“入乎其内”之中，联系过去的水手生活，“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水手的斗争一度取得胜利以后，斗争的领导人藤原和波田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和“要走的路”：“右面的通向饿死，左面的走进监狱”。叶山嘉树笔下散发的“生气”和“高致”，就是生动地写出了水手们未甘于“饿死”，而走了通向“监狱”的道路，突出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为如何进一步鲜明地塑造无产阶级先进人物的形象，做出了良好的开端。

日本已故著名文艺评论家青野季吉(1890—1961)在《经过调查的艺术》(1925)一文中指出，“至今的日本小说，乃是有意地或者大部分是无意地从作者生活中汲取的印象的连缀。短篇，几乎全是这样。即便是长篇，真正发挥长篇结构的特长者，从无所见，都是些短篇连缀之类的东西。”这不外是说，过去的一些日本作家，大都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把实际生活的断片连缀起来，写成作品。他们只做到“入乎其内”，并未做到“出乎其外”；只“能写之”，而未“能观之”。因而，很难看清事物的本质，也就谈不上在提炼、概括、安排结构和塑造人物等方面有所创造。这样，在他们自己的经历具有某些社会意义的场合，他们的作品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在其经历纯属缺乏社会意义的生活琐事时，其作品自然也很少有现实性可言。基本情况是，可能有些“生气”，但很少“高致”。青野季吉前面这段话虽有些绝对化的倾向，但应该说基本上说中了所指时期的日本小说的特点。除了明治以后的一些名著，诸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森鸥外的《舞姬》(1890)、岛崎藤村的《破戒》(1906)、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1915)、有岛武郎的《凯因的末裔》(1917)和宫本百合子的《仲子》(1924)等长、中、短篇小说，受到欧洲文

学的影响，或表现出结构比较完整，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实际情况多如青野季吉所指出的那样。

当代杰出作家野间宏认为，青野季吉的主张不外是“文章必须以思想加以缀辑”，而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就是顺应这种主张产生出来的作品”。读过这篇著作，就会晓得它“如何超越自然主义式的文章，针对自然主义作家至今所未能发现的社会现象，积极地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深入的探索，从中发现并写出了种种事物，而且加以综合集中，产生新的感觉和判断”。诸如小说中“阴郁的微晴爬到海面上来了”，“灯塔开始感伤地闪烁着光亮”等“在动态中捕捉到的感觉”，甚至使新感觉派文学的大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都“为之感叹”^①。这也就是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不但能够在当时因袭观念尚比较深的文坛上获得了牢固的地位，而且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基础，开辟蹊径。一九二九年出现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名著，致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达到高潮，震动整个文坛，叶山嘉树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一九二〇年，叶山嘉树二十七岁以后，又由于他在名古屋水泥公司的工务管理部门工作过一个时期，而获得了《来自水泥桶里的信》的创作题材。青野季吉所谓“经过调查的艺术”，不外是反对那种如实地描写身边琐事的自然主义式的文学，主张对一些重要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运用虚构的方法写出的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不过，象叶山嘉树这样，尽管写的也是自己的实际体验，但由于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能够反映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本质问

^① 《文章入门》，第一三八至一四〇页，旺文社一九七九年版。

题，又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地运用虚构手段，创作出有血有肉、生气蓬勃的艺术作品，这就跟青野季吉所否定的自然主义文学及其所提倡的“经过调查的艺术”，都有区别。

当然，在叶山嘉树的一生中，更为重要的毋宁说是他在船上和下船以后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先后不断地参加或支持罢工斗争，并与共产党的活动保持过某种程度的联系，因而一再被捕入狱，在狱中的冷静思考中完成《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和短篇佳作《卖春妇》。后者的主人公年轻的卖春妇，就是既无参加罢工斗争的机会，又未遭受被捕入狱的厄运；因而，她也只有在屈辱中走向濒于饿死的道路。不必赘言，工人阶级另外还有一条走向死亡的路，那就是《来自水泥桶里的信》所反映的那样，在为资本家生产劳动中被机器压成齑粉，变成水泥的一部分，死后，也还为资本家的商品增加一点点分量。三篇作品，从三个方面——饿死、累死或伤残致死、坐牢，深刻地描绘了一幅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图，读来惊心动魄，发人深思。

历史进入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加紧侵略扩张，步步加强对国内革命作家的镇压。叶山嘉树虽参加罢工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并非共产党员，思想上并未接受过更严格的锻炼，更残酷的压迫一来便向右转，晚年作为一般的文学家，参加讲演活动，和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并赴我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移民活动，日本投降后（1946年10月）死于返国途中。除了《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卖春妇》和《水泥桶里的信》以外，他没有留下什么好作品。他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起初同青野季吉、藤森成吉、藏原惟人、前田河广一郎、金子洋文等一起参加“劳农艺术家联盟”；这个团体分裂后，组成“前卫艺术家同盟”。藤森成吉和藏原惟人参加了，而他则同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

郎、金子洋文等留下了。后来跟随劳农艺术家联盟走向反对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的道路。

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叶山嘉树小四岁的黑岛传治，也没有参加日本共产党，又未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前线，但他跟叶山不同，他在“劳农艺术家联盟”开始转向反共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脱离这个团体，最后参加属于“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终生恪守革命文学的信念，踏踏实实从事创作活动，成为第一流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一九二三年开始的十年间，他发表的作品有一部长篇小说《武装的城市》、六十余篇短篇小说、一部《军队日记》和评论文章《论反战文学》等。

在日本，他不象叶山嘉树、德永直和小林多喜二那样，从开始发表作品就轰动文坛。他仿佛一股涓涓细流涌出泉眼，并未引起多数人瞩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泉眼越来越大，细流变成长河，碧水扬波、淙淙悦耳。日本著名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说，这位“质朴的作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更广泛地为一般人所知”。① 战后，日本文学界对他的评价，逐步有所提高。黑岛传治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以农民为题材，一类以战争为题材，还有一类较少，写的是工人生活。

黑岛传治出身于贫农家庭，熟悉贫农生活。短篇小说《电报》(1923)、《两分硬币》(1925)、《盂兰盆会前后》(1926)、《猪群》(1926)、《泛滥》(1928)和《波动的地价》(1930)等，主要是以他的家乡香川县小豆岛为背景，描写农民的贫困、地主的残暴狡猾、

① 《黑岛传治全集》，第一卷第三七三页。筑摩书房一九七〇年版。

资本主义侵入农村以及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猪群》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别致的风格，幽默地讽刺地主兼酱油厂老板及其帮凶法院执法吏的狠毒和愚蠢，歌颂农民的斗争精神和智慧，批判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这篇作品被认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佳作。笔调的明快、情景的舒朗，在黑岛的作品中也属罕见。

但是，黑岛在更多的时候，则是挥动一支尽力不使感情外露的画笔，描绘出一幅幅贫苦农民悲惨生活的阴暗图景。处女作《电报》的主人公源作夫妇千辛万苦积下几个血汗钱，叫独生子到城里去投考中学，却招致地主走狗的申斥和众人的非议，并被提高了纳税的额数。结局是只得用电报把儿子叫回来，让他到地主的酱油厂里当了小学徒。《两分硬币》的贫苦农妇为了节省两分钱，给幼子买了一根较短的陀螺绳，致使孩子在牛棚里抻绳时摔倒，被拉磨的牛砸断喉管而悲惨地死去。《盂兰盆会前后》描写贫苦农民收割完毕，准备欢度佳节时遭到银行停兑的打击，有的人甚至被逼得悬梁自尽，深刻地揭露了地主资本家的狡猾残忍。《波动的地价》中的老夫妇，想为儿子留下一点遗产而千方百计买地，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愚蠢的梦想。老夫妇终于在地主资本家操纵下的地价的激烈波动中受骗破产，饮恨死去。

黑岛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有着一些共同点，就是朴素、真实、生动，散发着艺术的芳香；在富有典型意义的背景衬托下，宛如一颗颗殷红的果实在翠绿的密叶中间摇动，望去明丽多姿。

黑岛传治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在一九一九年春季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刚学了半年英文就被征入伍，翌年五月开往西伯利亚。

那时，他感叹自己“丧失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写道：“我诅咒当前的日本制度，甚至都想拒绝当日本国民了。”^①后因患肺结核，一九二二年春被遣送回国，七月退伍休养。在两年多的军队生活中，他冒着极大风险，秘密地记下了一部《军队日记》，揭露了军队生活和侵略行径，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这说明，黑岛当时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日本军队的种种暴行，使他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步向更高的境界发展。也正是这两年多的实际生活的体验，为他后来创作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作品，同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一样，已经不是从“生活中汲取的印象的连缀”，而是经过作者观察、提炼、概括，最后创作出能够表现生活本质的艺术上成熟的佳作。它们还远远地超越“经过调查的艺术”的极限，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

黑岛传治描写战争的作品，除了《武装的城市》（1930）、《前哨》（1932）等少数长篇小说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背景的而外，多数作品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为主题。《风雪西伯利亚》（1927）、《雪橇》（1927）、《盘旋的鸦群》（1927）、《游击队员伏卢科夫》（1928）和《冰河》（1928）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盘旋的鸦群》，以日本士兵松木、武石、吉永和营长为主要人物，写了一个连的士兵的悲惨遭遇。在西伯利亚日军占领区，士兵松木和武石偷偷地前去俄国姑娘家寻欢取乐，不幸撞上了先来的营长。营长回营立即进行紧急点名，松木和武石迟到，营长便临时改派松木和武石所属的连翌日开往危险地区驻防。这

^① 《军队日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和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个连在茫茫雪原中迷失方向，连长痛恨松木和武石给全连招致大祸，百般虐待。最后全连冻死，第二年春天变成鸦群的美餐。作品文笔简洁，结构严密，生动地刻划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性和残暴性。作品指出：“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埋在大雪里”，并不是为自己和双亲，而是为了那些“揣着手残酷地驱使着他们”的“家伙”，“才前来侵略这个国家的”。作者成功地写出了这个残酷的悲剧，诗情和现实感融为一体，蕴含着强烈的愤怒和抗议，达到第一流无产阶级文学的水平。

一九二九年发表的《反战文学论》，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优秀评论文章。它全面地阐述了战争的本质和作家应如何反映战争的问题。它号召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文学必须把宣扬这种革命作为己任。这篇文章在创作方面的出色实践，就是他描写战争的作品，特别是以“济南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武装的城市》。

关于“济南事件”的发生，当时的日本反动政府扬言是为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有些历史书和文学作品也附和这种反动观点。《武装的城市》却明确指出，这次事件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干涉北伐战争，占领中国领土。作品中日本人经营的火柴公司，同日本流氓集团以及中国军阀勾结，秘密贩运军火和鸦片，压迫中国工人，迫使他们起来斗争。日本评论家认为：《武装的城市》“应该作为成功的作品镂刻在人们的心上”。^①它同《盘旋的鸦群》等一起，“乃是战前日本反战文学中光辉的纪念碑式的作品”。^②

① 红野敏郎等编：《昭和文学》第三十三页。有斐阁一九七二年版。

② 草部典一：《日本文学鉴赏辞典·近代篇》第八十六页。东京堂一九七八年版。

由于《反战文学论》和《武装的城市》表现了作者的无产阶级立场，发表之后立刻遭到查禁，在当时并未发生广泛影响，战后重印出版，始引起更多的注意。

一个作家的作品屡遭查禁，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无疑是对作者沉重的打击。然而，黑岛却不畏强暴，又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发表短论《入伍青年应该做什么？》，号召革命青年入伍以后要在兵营内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打倒本国资产阶级。因此，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判处监禁两个月，罚款二十圆，缓期四年执行。尽管如此，直到病魔夺去生命，他终生没有屈服，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可贵品质。

在日本革命文学史上，叶山嘉树和黑岛传治，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入乎其内”，具有深刻丰富的生活体验；又能“出乎其外”，创作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的作品。这是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叶山嘉树在现实主义方法之外，较多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方法；黑岛传治除了《武装的城市》以外，运用的基本上都是朴实的现实主义方法。一个文笔洒脱，妙趣横生；一个措词严谨，刻划细腻。小林多喜二主要从事的是“经过调查的艺术”，相形之下，他们自有相异之处。字里行间蕴含着革命激情和强烈的感染力，则是小林多喜二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在政治上，小林多喜二坚贞不屈，遭致敌人虐杀；黑岛传治在长期卧病中念念不忘革命文学，在敌人监视下告别他所诅咒的社会。他们的形象将长期镂刻于人们的心中。我们今天来阅读他们的优秀作品，掩卷之余，不禁泛起一种强烈的同仇敌忾之心。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野蛮侵略，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乃是这一切灾难的深刻的根源。

拙译黑岛传治的作品，所根据的底本原是筑摩书房一九七〇年出版的三卷本《黑岛传治全集》，曾于一九八一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次收入本书之前，译文上做了一些修改。文洁若同志还发现《叶山嘉树、德永直、黑岛传治集》（讲谈社 1980 年版）中所载《盘旋的鸦群》有数处恢复了过去发表时被删除部分，并据以代为补译。这里，谨向洁若同志致谢。

李 芒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

目 次

译本序 (李芒) 1

叶山嘉树小说选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3
卖春妇	199
水泥桶里的一封信	217

黑岛传治小说选

电报	223
两分硬币	233
盂兰盆会前后	238
猪群	248
风雪西伯利亚	259
被砸断腿的人	272
盘旋的鸦群	284
泛滥	312
波动的地价	348